

## \* 專題演講 \*

# 孔子思想與當前的人文教育\*

戴璉璋\*\*

## 一、前言

總統先生、各位前輩、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是至聖先師孔子誕辰兩千五百四十五周年紀念日，璉璋奉命在紀念會上提出報告，感到非常榮幸。

孔子思想影響中國兩千多年，先秦以來，人們從修己待人到治國安民，大致都離不開孔子與他弟子們所講習的那套人文化成的道理。歷代以孔子為宗師並且紹述孔子思想的儒家學者，隨著時代的變遷，因應現實的需要，不斷地豐富儒家學說的內涵，長時期地左右著中華文化的發展。漢代以後的越南地區、唐代以後的韓國、日本地區，也都曾經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以孔子思想作為人文建設的依據。

包括我國在內的近代東亞國家，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對於孔子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視，甚至有人認為它是現代化的包袱，必須全部拋棄。不同的意見則指出：當前東亞國家的經濟繁榮、民生安定，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儒家傳統為社會建立了敦厚篤實的人文基礎。不論雙方的意見誰是誰非，儒家傳統仍然存在於我們社會，孔子思想仍然深入於我們內心，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我們積極從事文化建設的時刻，傳統的資源如何善用，傳統的積弊如何清除，當然也都是必須正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答，則有待於務實的研究工作。

---

\* 本文為戴先生於八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中樞孔子誕辰紀念會在總統府發表的專題報告。

\*\* 本處諮詢委員兼籌備處主任。

在台灣，儒學的研究工作一直未曾中斷。民國四十六年開始，《四書》的重要篇章選集，就以「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名義加入了高級中學國文課程；而大學的中文系與哲學系，也都設有與儒學相關的研習科目；成就卓越的大師，或撰寫專著，為儒家學說作精當的闡述，或發為謙論，對時代思潮作嚴正的批導，他們在學術思想上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至於大陸，雖然經歷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可是在民國六十七年以後，儒學研究已重現生機。學者們紛紛擺脫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嘗試從新的角度來探索儒家傳統的內涵。民國七十五年開始，他們把「當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列為國家重點研究課題之一，動員了十六個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四十七位學者，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著作與思想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討，相關的論著已陸續出版。

儒家學說，本來就是台海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傳統；很難得的，目前又成為兩岸學界所共同關切的課題。在兩岸文化交流活動中，毫無疑問的，它自然會是彼此可以親切交談的項目之一。儒學的研究，當然不限於兩岸中國，海外華人、以及韓、日、歐美各國的漢學界，研討的工作也從未中斷，目前則有特別加強的趨勢，「國際儒學聯合會」將在下個月初成立就是明證。以台灣過去在儒學研究上的成績而言，我們在兩岸對話及相關的國際會議上相信都可以有足夠的能力提供積極的貢獻。不過如果能夠更進一步，使孔子思想的精粹部份落實於人文教育之中，則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社會的文化品質，而且也可以向世人證明：台灣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為中華文化作繼往開來的工作。

## 二、孔子思想中的人文精神

孔子被世人推尊為至聖先師，他雖然參與過政事，而且在政治工作上也有傑出的成就，但是他的思想大體上還是通過教學活動表現出來的。一部《論語》就是他與弟子及其他人士討論學問的記錄。在《論語》所記近百條問答之中，弟子們問得最多的是關於人格修養及道德實踐的問題，約佔總數百分之七十五，其次則為政事，約佔百分之十五。由此可以看出孔門教學的重點所在。孔門師生在人格修養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那種勤於反省的態度。孔子說：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論語·述而）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同前）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

曾子也說：

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

這樣的反省，透露出一種個體關懷、一種自我期許、一種憂患意識。這裡蘊含有一分清明、一分自愛、一分奮勉，這裡有儒者克己復禮的道德動力，這就是孔子所謂的「仁」。由此而有盡己之「忠」、推己之「恕」；由此而有群體關懷與終極關懷。能關愛自己，對自己忠誠的人，必能以恕道待人。所以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本於忠恕之道，孔子又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的心願。這些都是他的群體關懷。他之所以誨人不倦，栖栖皇皇參與政事，知其不可而爲之，都是本乎一念之仁，對於群體有不安不忍之情。仁心的感通不會自我設限，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這樣層層擴展，人就會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中庸）的宏願。這就是由孔子思想發展出來的終極關懷。依照《中庸》的說法，人要達成「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宏願，必須先充分實現自己的德性。這樣才能本乎忠恕之道助成萬物實現本性。這就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因而可以「與天地參」，因而可以體驗到個人的生命與宇宙生命爲一體的意義。如果說群體關懷是由己而人的橫向擴展，那麼終極關懷則是由人而天的縱向提升。孔子思想所展示的這種人文精神，縱向、橫向的中心就是勤於反省、由個體關懷而引發道德願力的君子。孔子立教，千言萬語無非要人做個君子，做個能面對真實自我、真實世界、不自欺欺人而俯仰無所愧怍的人。

君子不能沒有文化教養，孔子以六藝教導弟子，就是善用人文傳統來輔導他們做個文質兼備的君子。在孔子那個時代，人文傳統的主要典籍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部典籍，本來都是古代的史料。它們能夠被後世尊爲「經」，尊爲「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心雕龍·宗經），重要關鍵在於有孔子的人文精神加以融通與轉化。於是《詩》不僅只是一部歌謠、唱辭的總集而已，它還展現出「思無邪」的感情世界，人們在吟詠之間如果能有所興會，自然可以獲得

性情的陶養。所以說：「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以下《書》教、《禮》教等同此）《書》，也不僅只是一些古代君臣的言行實錄而已，它還蘊含有成敗得失的人事經驗，人們在披覽之餘如果能通鑑古今，就可以獲致器識的拓展。所以說：「疏通知遠，《書》教也。」至於《禮》、《樂》，在孔子心目中，重點也不在於玉帛、鐘鼓的相關規定，而是在於精神基礎即禮樂之本的奠立。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唯有君子的仁德才可以使禮樂有至善的內容，呈現至美的形式；才可以獲致「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這樣的功效。《易》，本是占筮用書，重人事而遠鬼神、凡事反求諸己的孔子，理當不會迷信占筮而據以判定吉凶。他晚年好《易》，是發現《周易》卦爻可以助人通過吉凶禍福、消息盈虛的變化來契悟仁德與天道。當然這須要有「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周易·繫辭傳）的明智作為先決條件。所以說：「絜靜精微，《易》教也。」《春秋》，本是魯國的史書，孟子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的說法。這是因為孔子對於《春秋》之中的人物作了綜覈名實的評議。他嚴於是非，慎於措詞，發揮輿論的力量，伸張社會的正義。所以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孔子認為人格的修養要「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他使《詩》教、《禮》教與《樂》教相結合，是使性情的涵養與藝文活動相結合。於是藝文活動在純正的性情當中獲得源頭活水；而性情的涵養也可以在藝文活動當中得以調適而上遂。孔子所開啓的《書》教與《春秋》教，是使道德意識與歷史意識相會通。於是歷史意識因道德意識而顯出它的嚴正；道德意識因歷史意識而得到闡通。孔子所開啓的《易》教，則是使道德精神與宗教精神相會通。於是宗教精神因道德精神而有所轉化，擺脫巫術迷信的成份，而成全知幾通變、開物成務的智能；道德精神也因宗教精神而得以提升，在下學上達的歷程中，一步一步加強敬畏天命的情懷，開展事天立命的德業。從六經之教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中人文精神的圓融性。

### 三、當前台灣的人文教育

在台灣，學校教育當中有一些課程是屬於人文領域的。例如：國文、歷史、音樂、美術等。這些課程的教學目標，當然都包含陶冶學生性情、培養完美人格這類內容。過去由於考試影響教學、五育偏於智育，使得人文課程的實施難以符合理想。

一般而言，學生只是在文史課程之中記取一些基本知識以應付考試而已，很少有人能涵詠於文學天地，優游於歷史長流，而有真切的興會與感應；至於藝術課程，除了特有稟賦的人以外，一般學生也只是隨便敷衍，進不了藝術的殿堂，怎麼能欣賞其中的富美？

目前在教育改革的種種議論與措施當中，考試影響教學的情況已經受到重視，相信逐漸可以獲得改善。五育偏於智育的問題則似乎還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就人文課程而言，知識的傳授並非不重要，但是僅止於此卻是不夠的。過去總認為在文史、藝術的領域中，老師能教的只是知識層面，至於心領神會、妙契化境則有賴於學生的深造而自得。這固然不錯，但是在教育工作上對於學生的心領神會、妙契化境能不能提供一些必要的協助呢？譬如在德育、群育、美育、體育方面加強實施，利用導師時間、社團活動、通識教育以及其他課外、學期外的種種育樂活動，隨機指點，輔導學生勤於反省，引導他們適切地關懷自我，關懷團體，關懷環境，關懷萬物。在關懷中去看清真相，發現問題；在關懷中去探索答案，驗證道理。教師不能因為學生年輕、思想幼稚或功課不好便剝奪他們去認識自我、思考問題、印證道理的權利。孔子「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理念，在人文教育當中應該充分地加以實踐。孔門教學的目標：使人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面對真實自我、真實世界、不自欺欺人而俯仰無所愧怍的人，這應該仍是今天人文教育必須堅持的目標。孔子以及後世的儒者，從來不曾自以為是地建立一套意識形態去強制別人接受。他們只是提醒人珍惜自己所本有，去善加發揮。在成就自我當中去成就他人，成就萬物；在成就他人、成就萬物當中來成就自我。這裡存在著相當寬廣的空間，任憑人們自由地作抉擇。所謂「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周易·繫辭傳）這樣的睿識在今天的人文教育中仍然是值得師生們反覆省思的。

參照孔子六經之教，今天人文教育的課程，似乎還有調整補強的必要。例如：相應於孔門的《易》教、《禮》教與《春秋》教，今天可以加強關於哲學、宗教、以及生活禮儀方面的課程內容。也許這些在現行公民課本中已經佔有相當分量，但值得追問的是教學方法如何？除了灌輸知識之外，能不能與實際的日常生活、風土人情相結合？其中的道理，能不能通過學生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經驗，來權衡，來印證？小至待人接物的禮數，大至國計民生的策略、人生究竟的信念，如何辨析複雜的事理，如何表達正確的意念，如何接受批評，如何容忍歧見，凡此種種都須落實在具體的活動中來演練，來觀摩，來調整；抽象的知識、刻板的教條，對於學生並

無實際的助益。孔子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憲問）人文教育的內涵基本上是一種「爲己」之學，種種課程的實施，成敗的關鍵都在於能不能使學生有切身的感受、真誠的感應，這大概是不能憑知識的測驗來加以評量的。

#### 四、結語

去年，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的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認爲今後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與經濟利益的衝突，而左右全球政治。他所謂的不同文化的族群，首先是以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來區分的，而非西方文化的族群中則以儒家社會、回教世界爲代表。他呼籲西方國家要注意非西方族群聯合對抗西方的態勢，並且指出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文明」，所可能有的，只是一個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個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杭廷頓的論點雖然有很多可議之處，但也有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首先，所謂不同文明的衝突，在今天世界上的確是存在的事實，而這些文明彼此之間的歧異，主要部份不在科技方面，是在人文方面。其次，杭廷頓說每一個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這也是當前我們這個包含著許多不同文明的地球村最爲重要的課題。但是文明共存如何可能呢？杭廷頓沒有答案，我們一時恐怕也不容易找到明確的答案。不過文明歧異的重點既在人文部份，我們在人文方面去尋找化解衝突、促進和諧的要素，應該是首先值得嘗試的工作。杭廷頓所謂儒家社會，也許只是中國文化區的代號，事實上今天已經找不到真正的儒家社會。如果還保存著一些儒家傳統的族群能確切地稟承孔子思想，認真地弘揚人文之教，相信對於文明衝突的化解是會產生正面作用的。

目前在台灣，教育的檢討與改革正爲全國上下所關注。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計，教育工作究竟要培育怎麼樣的「人」呢？我們在紀念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的時刻，假如對於這個問題能凝聚一些共識，能引發一些作爲，那麼無論是對於自己國家的文化建設，抑或對於世界文明的和諧共存，相信都可以提供卓越的貢獻。

個人學識淺薄，管窺蠡測，提出報告，敬請指教。